

普希金小说集

冯 春 译



普希金小说集

冯 春 译

А.С.ПУШКИН
РОМАНЫ И ПОВЕСТИ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V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0版译出

装帧设计 陶雪华
责任编辑 江奇勇

普希金小说集

冯 春 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11 字数: 344,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0

统一书号: 10102·965 定价: 1.90元



作者像

目 次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	1
书信体小说	47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67
出版者的话	69
射击	73
暴风雪	87
棺材店老板	102
驿站长	110
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	123
戈留欣诺村的历史	145
罗斯拉甫列夫	167
杜勃罗夫斯基	183
黑桃皇后	281
基尔查里	319
埃及之夜	329
上尉的女儿	351
题解	497
译后记	507

彼得大帝的黑教子^①

彼得大帝的钢铁意志
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

——雅泽科夫^②

① 俄俗，婴儿出生后由父母的亲友带领给婴儿受洗，带领受洗的亲友便是孩子的教父或教母，孩子便是他们的教子或教女。

② 雅泽科夫(1806—1846)，俄国诗人。题词摘自雅泽科夫的小说《阿拉》。

第 一 章

我在巴黎，

过着人的生活，而不单是活着。

——德米特里耶夫①

《旅行者》杂志

彼得大帝派了许多青年到外国去学习改革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教子黑人易卜拉欣。他曾经在巴黎军事学校读书，② 毕业时授炮兵上尉衔，在西班牙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受了重伤，又回到巴黎。皇帝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不断询问这个宠儿的情况，他总是得到对于宠儿的成绩和行为的好评。彼得对他很满意，不止一次要把他召回俄国，但易卜拉欣并不着忙。他常常用各种借口来推托，一会儿说为时尚早，一会儿说还想继续深造，一会儿说费用不够，彼得对他的要求总是体贴照顾，要他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他勤奋学习表示感谢，虽然自己极其节约，用在他身上的钱却从不吝啬，只是在给他寄去金币的同时，总要谆谆教导他一番。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可以证明，当时法国人的胡作非为和奢侈浪费是无人可比的。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那几年，宫廷的极其虔诚，人们的尊严和礼貌，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但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奥尔良公爵③ 有许多光辉的品

质，也有各种各样的恶习，可是他身上并没有虚伪的影子。皇宫里疯狂的饮酒作乐对于巴黎来说并不是秘密。这就难免上行下效。当时有个人叫洛^④，他对钱财贪得无厌，在寻欢作乐方面也是饥不择食，结果弄得倾家荡产，道德沦落。法国人笑着，盘算着，而国家则在讽刺喜剧的戏谑歌声中土崩瓦解了。

然而社会是一幅最引人入胜的图画。文明和追求寻欢作乐使所有不同身分的人接近起来。财富、殷勤的态度、荣誉、才干、最稀奇古怪的行为，一切，凡是能使人好奇、使人消遣的东西，人们都同样乐于接受。文学、知识、哲学都离开寂静的书房，来到上流社会赶时髦，成为左右时髦的标准。一切都由妇女们主宰着，但她们已不要求人们崇拜她们了。表面上的彬彬有礼代替了发自内心的尊敬。里舍利厄公爵^⑤，这位最新雅典^⑥的阿尔西比阿德^⑦的恶作剧是历史上的真实事情，可以说明当时的风气。

当疯狂的玩乐响起身上的铃铛，
以轻快的脚步跑遍整个法兰西，
当每个凡人都愿把上帝敬仰，
当人们除了忏悔什么事都想干，

①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

② 实际上汉尼拔是在炮兵学校学习的。

③ 奥尔良公爵，法国摄政王。

④ 洛，金融投机商人。原文为法语。

⑤ 里舍利厄(1585—1642)，法国元帅，以行为放荡著称。

⑥ 指巴黎。

⑦ 阿尔西比阿德(前451—前404)，雅典统帅。

那就是自由的狂放的幸福时光。①

易卜拉欣的到来，他的外貌、教养和禀赋都在巴黎引起广泛的注意。太太们都想在自己家里看到这个皇帝的黑人②，因而到处捕捉他的行踪。摄政王多次邀请他参加自己家里快乐的晚会；他出席阿鲁埃洋溢着青春气息、肖莱老气横秋和孟德斯鸠与方丹尼尔谈锋极健的晚宴；他从不放过一次舞会、一个节日、一场首次演出，他以自己的年岁和天性所特有的热情，卷入社会上欢乐的旋风。但是使易卜拉欣害怕的并不仅仅是想到有朝一日要放弃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到彼得堡宫廷去过那种枯燥无味的日子。还有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把他和巴黎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年轻的非洲人堕入情网了。

D伯爵夫人虽不是春蕾初放的年华，但她的俏丽却遐邇闻名。她十七岁那年，刚刚出了修道院，父母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她还没有来得及爱上的人，而那个人后来对此事也从不放在心上。社会上传说她有几个情人，但按照上流社会宽容的法典，她却拥有好名声，因为不能指责她有过什么可笑的或能引起好奇心的风流韵事。她家的摆设是最时髦的。巴黎最优秀的人物都聚集在她家里。易卜拉欣是年轻的梅韦尔介绍给她认识的，一般都认为梅韦尔是她最新的情人，而他也千方百计让人们感觉到这一点。

伯爵夫人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易卜拉欣，但并不对他特别

① 此诗原文为法语。引自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长诗《奥尔良少女》。

② 原文为法语。

垂青。这已经使他感到满足了。一般人都把这年轻的黑人视为怪物，围着他，纷纷向他问候，对他提出一大堆问题，这种用好意掩饰着的好奇心常常伤害他的自尊心。女人的垂青，这几乎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不仅不能给他带来欢乐，而且使他痛苦和愤怒。他觉得人们都把他看成某种稀有的兽类，一种偶然在世界上出现的、和他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的异物。他甚至羡慕那些不引人注目的普通人，把他们的渺小看作幸福。

他想到造物没有把他造成一个能和异性互相爱恋的人，这使他无法自负，不能要求自己有更多的自尊心，但恰恰是这一点，使他在和女人交往的时候具有一种罕见的魅力。他的谈吐朴素而持重，D伯爵夫人对法国俏皮话里那种没完没了的玩笑和微妙的暗示早就厌烦了，因此，很喜欢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常常来她家作客。她渐渐习惯了这个青年黑人的外貌，甚至对这个在她客厅里那些脸上搽粉、头上戴假发的人当中显得黑黝黝的、长着鬃发的头产生了好感（易卜拉欣头上受伤，因此没有戴假发，只扎着绷带）。他二十七岁，身材高大匀称，所有的美人儿都怀着一种普通的好奇心对他瞧个不停，而没有哪一个对他稍加欣赏，而抱有成见的易卜拉欣不是没有发现她们，就是认为她们在卖弄风情。当他的视线和伯爵夫人相遇的时候，他的这种不信任感消失了。她的眼神是那么亲切温厚，她的态度是那么从容随便，这使他看不出她身上有一点卖弄风情或者嘲笑歧视的影子。

他并没有想到爱情，但是每天看见伯爵夫人，对于他来说，已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他到处想办法和她见面，每次和她相见，他都觉得是上天意外的恩赐。伯爵夫人比他先看出

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这种不怀任何希望、不附带任何要求的爱情总是比一切勾引的意图更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易卜拉欣在场的时候，伯爵夫人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倾听着 he 的一言一语；他不在的时候，伯爵夫人便陷入沉思，精神恍惚……梅韦尔首先发现他们这种彼此都存在的爱慕，并且向易卜拉欣祝贺。没有什么比局外人鼓舞人心的评断更能煽起爱情的火焰了。爱情是盲目的，连自己也没有把握，便急急忙忙地抓住任何一个支撑点。梅韦尔的话提醒了易卜拉欣。他到现在都没有想到有可能占有这个心爱的女人；希望突然照亮了他的心；他神魂颠倒地恋爱起来。他的狂热使伯爵夫人胆战心惊，她不断对他进行友好的规劝、理智的忠告，想扑灭他的热情，但一切都是枉然，她自己抵抗不住了。不小心的奖赏很快就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身上。伯爵夫人被她自己所唤醒的爱情力量所吸引，在爱情的煎熬下已浑身无力，终于委身于这个如痴如醉的易卜拉欣了。

什么都瞒不过上流社会那些细心观察的眼睛。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伯爵夫人这件新的风流韵事。有几个太太对她的选择表示惊讶，许多人则感到没有什么奇怪。有些人笑话她，有些人认为她粗心大意得无法原谅。易卜拉欣和伯爵夫人正陶醉在最初的热恋中，他们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但不久以后他们就听见了男人们语意双关的玩笑，女人们尖酸刻薄的评论。易卜拉欣庄重而冷淡的态度至今仍保护着自己免受类似的攻击。他不耐烦地忍受着，不知道如何去反击。伯爵夫人一向受到上流社会的敬重，她无法冷静地坐视自己成为众人议论耻笑的目标。她有时痛哭流涕，埋怨易卜拉欣，有时痛苦地责备他，有时求他别出来为她辩护，以免让这种徒劳无益

的吵闹把她完全毁掉。

一种新的情况使她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这次轻率恋爱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安慰、劝告、建议——全都无济于事，因此也无法接受。伯爵夫人看到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绝望地等着它的到来。

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伯爵夫人的情况，于是各种闲话就以新的劲头传播开来。敏感的太太们由于吃惊而叹气，男人们打赌伯爵夫人会生个什么：孩子是白的还是黑的。人们纷纷讽刺挖苦她的丈夫，在整个巴黎只有他一个人还蒙在鼓中，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

注定的时刻迫近了。伯爵夫人的情况很不好。易卜拉欣每天都在她家里，他看到她的精神力量和体力都在一天天消失。她的眼泪、她的惧怕正在与时俱增。她终于感觉到了初次的阵痛。他们很快采取了措施。想了办法把伯爵支开。医生也来了。大约在临产前两天就和一个穷苦的女人谈妥，要她把刚生下的婴儿让出来，并派专人去接他。易卜拉欣待在与不幸的伯爵夫人卧房相近的书房里。他屏住呼吸听着她那喑哑的呻吟、使女的低语和医生的吩咐。她折腾了好久。她的每一声呻吟都使他心碎，每一次沉默的间隔又使他感到恐怖……蓦地他听见了婴儿一声微弱的哭声，这时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立即奔进伯爵夫人的房间——一个黑婴躺在她的脚边。易卜拉欣走近他。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他用颤抖的手为儿子祝福。伯爵夫人虚弱地微笑着，把一只无力的手伸给他……但是医生担心产妇过分激动，把易卜拉欣从她床前拉开了。婴儿被放在一个盖好的篮子里，从秘密楼梯带出去。接来了另一个婴儿，把他放在产妇卧房的摇篮里。

易卜拉欣稍微放心了些，走了。大家等着伯爵。他回来得很晚，知道夫人顺产很高兴。这么一来，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都大失所望，只能说说坏话聊以自慰了。

一切又都恢复了常态。但易卜拉欣觉得他的生活应该改变一下，他和伯爵夫人的私情总有一天会传到D伯爵的耳朵里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伯爵夫人总免不了要倒霉。他热烈地爱着她，也被她热烈地爱着；但伯爵夫人既任性又轻佻，她的恋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心里最温柔的感情可以变成厌恶和仇恨。易卜拉欣已经预见到有一天她会冷淡下来。至今他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嫉妒他，但他已经心惊胆战地预见到了。他想应该让分手的痛苦减轻一点，打算中断这种不幸的私情，离开巴黎到俄国去，彼得大帝和一种隐隐约约的履行职责的念头早就在召唤他回去了。

第 二 章

美人的爱抚不很热烈，
快乐不那么使人心醉，
头脑不那么轻率浮躁，
我也不那么一帆风顺……
为追求名誉而饱尝痛苦。
我听见，荣誉的喧闹在召唤！

——杰尔查文①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热恋中的易卜拉欣无法定下决心丢下这个迷恋着他的女人。伯爵夫人和他愈来愈难分难舍。他们的儿子在一个很远的省份受到抚养。上流社会的议论渐渐平息下去了，这对情人也更加心安理得地过着快活的日子，他们默默地记住已经过去的暴风雨，竭力不去想将来的事情。

有一天，易卜拉欣正站在奥尔良公爵家的门口。公爵走过他的身旁，站住，递给他一封信，叫他有空的时候看看。这是彼得一世的信。皇帝猜到他不肯回俄国的真正原因，写信给公爵，说他无论如何不打算强迫易卜拉欣，说要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回俄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永远不会丢下这个他先前领来抚养的人。这封信使易卜拉欣深深感动。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命运决定了。第二天他把自己打算立即回俄

国的意思告诉了摄政王。“把您要做的事情再考虑一下吧，”公爵对他说，“俄国不是您的祖国，我不认为您将来还可以见到您那炎热的祖国；但是您长期待在法国已经使您习惯了异国的气候和半开化的俄国生活方式。您不是天生的彼得的臣民。请您相信我：他既然宽宏大量地允许您自己决定去留，您就充分享用他的这种恩惠吧。您就留在法国，您为它流过血。请您相信，在这里，您的功劳和才干都不至于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易卜拉欣真诚地感谢公爵的好意，但他主意已定。“很遗憾，”摄政王对他说，“不过您的决定是对的。”他答应他退职，并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俄国皇帝。

易卜拉欣马上就准备好起程。在动身前夕，他象往常一样，在D伯爵夫人家度过一个晚上。她什么都不知道，易卜拉欣没有勇气告诉她。伯爵夫人毫无牵挂，十分快乐。她好几次把他叫到跟前，对他那种心事重重的样子开玩笑。晚饭后，大家都散去了。伯爵夫人、她丈夫和易卜拉欣还留在客厅里。这个不幸的人为了能和她单独在一起，是不惜一切牺牲的。但是D伯爵是那么怡然自得地坐在壁炉旁边，根本就不可能把他从房间里支出去。三个人都默默无言。“晚安，”^②最后伯爵夫人说。易卜拉欣的心抽紧了，他突然感觉到分手的全部可怕。他站在那儿，呆若木鸡。“晚安，先生，”^③伯爵夫人又说了一遍。他还是没有动……他终于眼睛发黑，感到天旋地转，勉强走出了房间。回到家里，他几乎是昏昏然地写了如下一封信：

①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古典主义诗人。题词引自杰尔查文诗《悼梅谢尔斯基公爵》。

②③ 原文为法语。

“我走了，亲爱的莱奥诺拉，我永远离开你了。我在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勇气用别的办法向你说明。

“我的幸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曾经违反我的命运和天性充分享受了这种幸福。你不应该再爱我，不能再迷恋了。我常常想到这一点，甚至在我似乎忘掉了一切的时刻，在依偎于你的脚边充分享受你那热情的自我牺牲、你那无限的柔情的时刻……轻浮的上流社会实际上在无情地迫害那理论上允许的事情：它那冷酷的嘲笑迟早要战胜你，要制服你那火热的心，你终究要为自己的爱情感到羞耻……那时我该怎么办？不！最好还是死，最好还是在这可怕的时刻来临之前离开你……

“我最宝贵的是你内心的平静：当上流社会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的时候，你是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平静的快乐的。想想你所忍受过的一切吧，自尊心所遭受到的屈辱，担惊受怕的痛苦；想想我们的儿子诞生时的可怕情形吧。想想吧，我能不能使你继续遭受这样的惊慌和危险？为什么要把一个这么温柔、这么美丽的创造物的命运，同一个黑人，一个被勉强称为人的可怜的创造物的命运竭力连结在一起呢？

“别了，莱奥诺拉，别了，亲爱的，我唯一的朋友。离开你，就是离开了我一生最初和最后的欢乐。我没有祖国，也没有亲人。我就要到愁人的俄国去，在那里，极端的孤独就是我的欢乐。我如今献身的那些艰苦的工作将来不是使我完全忘掉使人愁肠寸断的有关昔日欢乐和幸福的回忆，至少也会把我从这些回忆中引开……别了，莱奥诺拉，我放下这封信，就象离开你的怀抱一样。别了，祝你幸福，有时你就想想这个可怜的黑人吧，想想你忠心的易卜拉欣。”